

林燕妮都市白领系列 / 林燕妮都市白领系列

Si Qiao Hui Lai

死去活来

林燕妮 著

24.7
8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I 24.7

78-C₂

死名名



1282/12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 万同林

封面设计: 小马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去活来/林燕妮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006-4107-9

I. 死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0152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 01-2000-4177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大街 100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092 1/32 6.75 印张 3 插页 140 千字

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7,000 册 定价: 13.00 元



致 读 者

你听到强烈的爱的呼唤吗？有时几乎得到了，命运却残酷地把他夺去了，但只要够坚强，是可以有摘到星星一样的奇缘的，有个他正在等着你。

作 者

用香水写作

金 庸

有一天晚上，五六人在林燕妮家里闲谈，谈到了芭蕾舞，林燕妮到睡房去找了一双旧的芭蕾舞鞋出来。鞋子好久没穿了，但仍留存着往日的爱娇与俏丽，她慢慢穿到脚上，慢慢绑上带子（Degas 粉笔画中的神姿吗？），微笑着踮起了足尖，on point 摆了半个 Arabesque。她眼神有点茫然，记起了当年小姑娘时代的风光吗？

我想小姑娘林燕妮没有大姑娘林燕妮好看。她现在的好看之中混合了许许多多知识、眼界，从书中和音乐中得来的气质，纽约、巴黎、罗马等等大都市氛围的浸润，微微成熟的芳香，法国叫做 chic et elegante 的，这些气息飘在她的散文里，在她粉红色的枕头边，纯白色的沙发旁，紫色而洒满了香水的信笺之中，浮在她 chinchilla 毛皮的地毯上。枕头、沙发、信笺都是真的，那奢华得不成体统的地毯，只是她的想像。她的小说也是那样的——精致，雅洁，有时奢华得有点“暴殄天物”（像《人家的男朋友》中那个东尼所说的）。

任何文章都是文如其人。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，是用香水印的，读者应当在书中闻到香气。虽然，油墨中并没有真的香水，但你读着的时候，不是闻到了成熟的小姐们的华贵香水吗？

她的小说别有一种风情，用小说的形式来欢笑和叹息，但更多的是一些无可奈何的惆怅，许多排遣不了的愁闷，她把女性的心理细细雕琢、细细描绘，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。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甚么大不了，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，然而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。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。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，也是痛苦的眼泪。

李清照，朱淑真，以及中国古代许许多多闺秀作家留下来的诗篇，有些真的十分深刻，十分动人，只是内容太千篇一律了，始终是“闺怨”。现在女作家写小说，题材就可变幻万千，人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个性。林燕妮的小说都是“爱情小说”，但因为角色的身份个性不同，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爱的方式，但整个说来，仍是一个主题的变奏。这主题是：“女性因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烦恼”，理想太美丽，而人世太平庸。文学创作的推动力之一，是头脑中美丽的想像在浊世中无法实现。在男人，有宗教性的，政治性的，军事性的，社会性的，对于女作家，不论古今中外，惟一的主题始终是爱情。

林燕妮笔下许多女主角都很可爱。《盟》中的女鬼、《十小时》中的海伦、《痴悼》中的在水上放烛盏的女郎，我尤其喜欢。她笔下那些男人，相形之下就差得远了，甚至《短短的梦》中那亿万富豪杜先生，也实在不值得女主角为他做梦，不过她的未婚夫更加糟糕。而人总是要做梦的，那就没有法子。世上男子皆如是，可爱的小姐们，怎

么能不烦恼呢？读林燕妮的小说，使男子们不觉都有贾宝玉式的自卑，天下男人都是泥做的女子都是水做的。不过林燕妮写得很真实，在爱情上，天下男子的确似乎都是泥做的（她以后再写小说，把天下男子这些泥娃娃们，用彩笔涂上一些好看的色彩吧，否则，小说中那些美丽的小姐们仍会继续烦恼，而读者们将为这些美丽的小姐心疼）。

说她写得很真实，因为在她笔下，在尖端的工商业大都市中，男男女女在爱情上也摆脱不了工商界的价值观念。那些“嫁不掉的美女”所以嫁不掉，不是因为她们的条件不够好，而是条件太好了，男人们娶不起，好比三颗一百克拉大钻石，在玻璃柜里散发璀璨华美的光芒，普通人连多看一眼也不敢，更不用说去问问价钱了。小说中许多美女的惆怅，都是因男女间的条件配不拢而产生，这是现代化的“门当户对”，很不罗曼蒂克，但很真。

目 录

目 录

用香水写作	金 庸(1)
死去活来	(1)
不识而识直到白头	林若芬(191)
与浪漫作家谈情说爱	马布若(199)
作者简介	(207)

拥有太多的空间，太少的人。莞然倚在睡房露台栏杆，俯看花园，她还穿着夏天的衣服，花儿却像早有先知，都纷纷落下了。

突然的一阵秋风，把她吹回房间去，连忙找件羊绒薄毛衣披在肩头。

懒得关上露台的门，她由得风把白纱幔帘舞动着。

她不喜欢肃肃杀杀的菊花，园丁只好每天到花墟买些时令花，给她插满屋子里的花瓶。

躺在白纱踏花的床上，莞然感到自己特别渺小，虽然她站起来是一米六九的玉人颀颀，但比起那张可以躺下三个彪形大汉的床，跟丈夫的距离便远了，一个左一个右的，中间是两手不相触地带。

黄昏还是得跟丈夫一同赴舞会的，她这几天眼睛敏感，眼皮肿了，红筋又多，伸手摸着医生给她的眼药水小胶瓶，轻轻摇摇，所余无几了，小心翼翼的滴在眼里，却又滴得太多，她不期然地用指头把溢出的药水拨回眼眶里，但那是没有用的，药水一样从她的眼角淌到鬓旁。

流了出来的眼泪，还能推回眼里去吗？莞然心里嗟叹。

下午还得去保险箱取饰物，那套红宝石项链、镯子和垂吊耳环刚好配衬她的白色晚礼服。

当然红宝石指环也是要取出来的，另配一只白钻便像一向华美的史匡汉夫人了。

银行保险箱部门的职员都认得莞然，城中艳光四射的名太太。其实莞然压根儿不用把那套红宝石放在保险箱里，除指环外，整套都是假的，用假的照款式重镶的，真的那套她偷偷地卖了，搓麻将输了五百多万元。匡汉不知道的。

保险箱里还有很多套首饰，都是匡汉买给她的，掉包一套，谁会发觉，何况以史家的社会地位，她戴了假的别人都当是真的。

想起在中学时，她储蓄了很久买的一双 NIKE 球鞋，同班富有的玛莉一口咬定那是假的。

还有母亲从脖子上脱下来给她挂上的金链和镶了“福”字的圆玉坠子，玛莉也是不留情地讪笑：“怎么那么土，家传之宝我也不会肯戴的，金链细得可以一口气吹起来，那不绿不白的坠子像石头多过像玉！”

整个中学时代她受玛莉的气，如今却是同一圈子的人，玛莉每逢在社交场合碰见她，便忙不迭地亲亲热热地喊：“莞然！”，人前人后的宣布她们是中学同学，熟得不得了，俨然是莞然的权威。

莞然出嫁那年是十九岁，谁都知道她没上过大学，但匡汉请人替她补习英文和法文，那是上流社会必备的語言。

莞然学得很好，愈来愈贵气了，匡汉看中她的美艳，更看中她的顺从。

他认识她时，她十七岁吧，很听母亲的话，母亲画个圈子叫她站在里面她也不走出来的。

莞然少女时代的男朋友吕恭文当然在圈子之外，母亲从没把他画进去。

“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妈跟你爸当年不也是爱情至上，结婚这二十多年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大家都累了，妈不想上市场时再一元一角地做着心算，惟恐买的比口袋里的钱多了一角。”

莞然的保险箱里仍有恭文送她的小鹿别针，十来块钱吧，和一套银镶象牙玫瑰雕的项链、耳环，恭文朋友爸爸的工厂造的，不用钱。

日子愈久，她愈珍惜那两份小礼物，此刻站在银行保险箱部门的钢栅门里面，莞然把玩不已的就是这些。

司机习惯了等她，他想，太太的首饰太多了，每次都打不定主意拿什么出来戴才好，那便每次都得等上她四十五分钟。

四十五分钟的与昔幽会，当年共她流连青春的，检点如今有谁人？

吕恭文没见面多年了。

离开了保险箱，司机送她去发型屋，她有惯用的发型师和私家房。

发型师替她盘了个法式的髻，好露出她长长的美丽脖子。

散发披肩的日子不再属于她了，她已是两个小孩的母亲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。

每想起孩子的年龄便令她欲哭无泪，虽然没有人会在她面前提起，但是背后的窃窃私语就多了。

晚上挽着匡汉的臂进入宴会场，她照例光采照人，他照例容光焕发，很惹人艳羡的一双。

“不知怎的，我老不觉得他们恩爱。”场中一位太太说。

“你有所不知，莞然在婚后才知道有个女人是跟她对着干的，她生一个那个女人便生一个。”另一位太太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史匡汉婚后都没放弃他的情妇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娶那个却娶莞然？莞然又不是跟他门当户对的。”第三个女人说。

“但那情妇不是良家妇女啊，莞然至少入得厨房出得厅堂。”

史匡汉可以不跟那情妇生孩子的吧？”

“女的要生，男的管得着么？我看，莞然就太笨了，一怒之下便扎了输卵管。”

“哎，她真的太冲动了，才二十六岁便以后都不能生育，多生几个分身家也多占点儿啊。”其中一位太太说。

“她不能再生育，外头那个女人却不断的生，莞然不怕失宠吗？”

“怎么会失宠，你看莞然生了两个都腰肢纤细的，总比我像个啤酒桶般好看。”

太太们低声地议论着她，莞然心里有话却无人可诉。

她并没有扎输卵管，而是在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子

宫里长了个瘤，良性的，但匡汉叫她把子宫割掉，以免演化成癌症。

她听话地割掉了，后来数次体检，不同的妇科医生都说她割得太鲁莽。

“很多子宫内有个良性瘤的女人仍然可以怀孕的，纵使割也只消割掉那个瘤便行，犯不着把整个子宫割掉的。”医生说。

那是丈夫的主意，她愈想愈恼怒，那个女人最近又生了第三胎，为什么丈夫老让她生，为什么她不长子宫瘤？

她曾跟匡汉谈过：“为什么你主张我把子宫割掉？”

匡汉对她说：“那么你便不可以跟别人跑掉，没有想成家的男人会要个失掉子宫的女人的。”

谈及另一个女人，匡汉老是不认，有一回吵得火了，匡汉说：“我不会认的，就算让你碰上我都不会承认，我不认是给你面子。”

“但谁都知道你另外有一个家。”莞然精明的母亲侦查过了，母亲叫她忍，但她忍得很痛苦，想着丈夫在外头跟另外一个女人床第缠绵，那女人的孩子又唤他做爸爸，她受不了。

母亲还查出了那个女人其实很丑，老问女儿有什么地方不能满足匡汉的。莞然每见母亲便烦闷寂寞起来。

父母不再是展翅保护她的大鹏鸟了，娘家也不再是避难所了，那儿变成了经常审问她的法庭。母亲也查出了那女人的地址，叫莞然去找她谈判。

莞然老不敢去，母亲老逼她去，终于她去了。

那女人并非很丑，可一点也不漂亮，面对莞然不但毫无畏色，还飞扬跋扈地奚落她：“这儿没有你的事！”

“我是史匡汉的妻子。”莞然觉得这是最理直气壮的一句话。

“我是他的孩子的母亲，这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。”女人得意地说，莞然怀疑匡汉把她割掉子宫的事告诉了她。

她本想问，然而又不敢问，如果女人不知道的话，问了岂不是自露底牌？

“你走吧，我们没什么可谈的。”女人毫不客气。

“我是匡汉的妻子，你不要再跟我的丈夫来往。”莞然鼓起勇气地说。

女人嗤之以鼻：“你才不应该跟我的男朋友结婚，我们一直很要好的。”

“你不嫉妒吗？”莞然问，但没有很得意的神情。

“我并不介意你。”女人对她的身份毫无尊重之意。

“我恳求你离开他，你要多少钱？”莞然设法跟她摊牌。

女人似心里有数，奚落说：“你有多少现款？别说空话。”

莞然完全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走吧，你走，我暂且隐瞒一次，你不走，我便会告诉匡汉你上门来骚扰我们了。”女人大刺刺地把莞然赶走。

这是无法接受的侮辱，倒像那女人是正室她是情妇似的。

上了计程车，她想哭，但又不能公然地在计程车里面哭，那司机好像已经把她认出来了，她跟史匡汉的照片常见报的。

她不想上父母家，她能交代什么？

匡汉不在香港，到外国谈生意去了。

郁郁惶惶的，她想找个地洞儿钻下去都找不着，太多人认得她了。

冼太太家中如常有雀局，不如去搓麻将，那是最能令她忘忧的事。

莞然的技术不错，她认为自己是会赢的，冼太太那边一场麻将的上落大，动辄几十万的，把那五百万赢回来也好，匡汉的情妇看死她没多少现钱。

那五百万也输得容易，十次八次手风不好便是那么的一笔了。

她决定上冼太太家。她照例受欢迎，到目前为止，她没有输了不付钱的坏习惯，赢了当然照收。

心情不好手风却顺，这天莞然赢了十来万。

匡汉不在，她干脆天天跟太太团搓麻将，她实在喜欢这种消遣，边搓边聊天调笑，点心食物不停送上，现实世界中的另一世界。冼太太是个没有牙齿的中年女人，她的牙床过浅过薄，不能种牙，惟有镶上两排假牙托。

有时搓个通宵，她嫌牙托不舒服，索性把牙托摘了下来，上下两排假牙搁在几子上好怕人。

没有牙托撑住嘴皮子，她的嘴唇便往内卷，凹了下去的像个老太婆，莞然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她的丈夫忍受得

了她这副模样，而且还没有婚外情。

莞然是做尽一切工夫去保持容貌身材的，要是连让人艳羡的外貌也失掉，她不晓得她还有什么留得住匡汉的。

几天下来，赢了几十万，莞然存进了自己的户口，赢钱是一种刺激。

有一天，逛街经过蒂柯时装店，Galliano 这设计师简直令这老牌子复生，橱窗内每一套日服、每一件晚装都是炫目地美丽。

“史太太，喜欢哪一件？”售货员都很熟悉出名会穿衣服的史太太。

“橱窗里的款式我全买下，三十八码。”莞然疯狂地把新到时装一扫而空。她有的是信用卡，匡汉不管她签多少。

莞然一点也不心痛，报复式的签个痛快。她并没有把红宝石首饰还原的打算，它日死了，那些珠宝还不是史家的财物？

她的麻将瘾愈来愈大，可是却开始输起来，算一算账，她又多输了百来万。

她不甘心自己还赌债，匡汉回港后，她向他说了，匡汉很不高兴地问她：“几时学会跟人家打上落那么大的麻将了？”

上落不大已经不够刺激了，悒闷没法用温和的兴趣去开解的，莞然尝试插花，没帮助，惟有刺激才可以掩盖悒闷的。